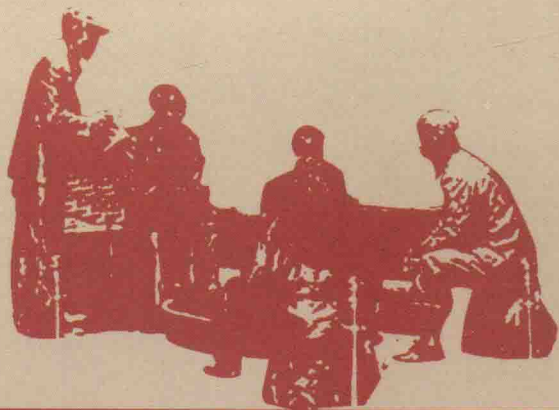


Spring to Shangtang

春到上塘

纪念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



许卫国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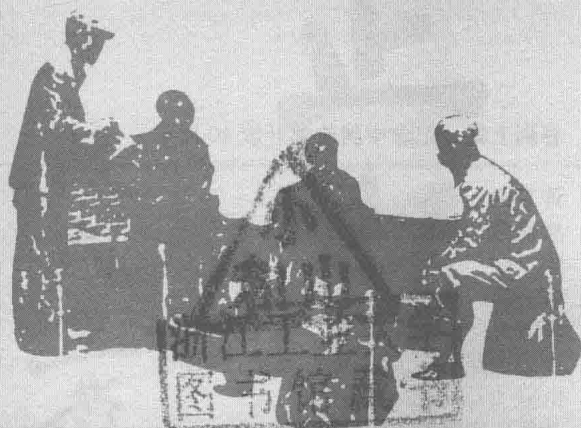


江苏人民出版社

Spring to Shangtang

春到上塘

纪念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



许卫国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到上塘：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 许卫国著

· 一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 11

ISBN 978-7-214-22782-9

I. ①春… II. ①许…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51055 号

书 名 春到上塘 纪念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

著 者 许卫国
责任编辑 唐爱萍 张延安
装帧设计 陈 兮
责任监制 陈晓明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1.5 插页 1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22782-9
定 价 36.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谨以此书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天正有情

戎戎王蒙



序

2018 年是我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全国各地都以各种形式,风风火火地开展纪念活动,歌颂改革开放成果的文章和著作也令人目不暇接。这不由得让人们感受到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无处不在的巨大引领作用……《春到上塘》的出版,也是一件时所必然的事情。

马克思说过:历史上大的事件往往重复出现。假如第一次是悲剧的话,那么第二次就是笑剧了!如果我们认真地探寻历史,则可知不必一定去明确到底哪一个村庄最早搞出家庭承包制改革。

我在几十年的农村调查和个别访问中了解到,最早的包产到户,是 1955 年浙江温州一个叫李云河的 28 岁的南下干部,驻村工作时和干部群众联合搞出来的。他们坚持了两年,效果也不错,但在 1957 年的反右运动中被叫停,李云河也因此被打成右派。直到 1979 年开始允许大包干,他才得以平反,并就任浙江省农办副主任。

如果愿意细究李云河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把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的中国工业化高潮对获取农业剩余的巨大需求作为客观背景,来考量中央政府推动农村合作化向集体化升级的制度安排,可以认为农村集体化制度安排主要是服务于城市产业资本的原始积累。1956 年开始的集体化主要作用不是来自农业自身需求,而在于国家能够成规模

地集中农业剩余注入工业化原始积累，并且完成“工农两大部类交换”。因而，在完全没有产业资本索取剩余要求的偏远地方，传统的小农村社制度则仍然可以维持。例如有一次我在海南农村做调查，有个村的干部说，他们村没有搞过那种农民上地上收的集体化，从1950年土地改革以来一直都是家庭经营……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1978年，国家工业化初步完成了原始积累阶段，势必做出制度调整。一是国家财政80%来自城市产业资本；二是过度贡献了农业剩余的“三农”确实难以维持下去；三是20世纪70年代的对外开放，引进西方设备技术造成了巨大的国家负债，需要更多农业和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品出口换汇。于是，就有了上下需求内在结合的结构性的制度调整。其中，中央1979年鼓励发展社办企业的政策启动了农村工业化，带动了劳动力大规模非农就业，成为东部特别是沿海地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

在这个时期，广大农民群众发挥了中国乡土文化复兴的历史性作用。江苏省泗洪县上塘人民公社的群众自发进行“包产到户”，走在全国前列。与之同期，包括安徽、四川、贵州、广西等地，全国很多不同地方的农民不约而同地兴起了“大包干”。虽然这些自发行动在地方乃至中央都引起了复杂的争议，但最终还是被官方认可为“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1997年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改革的评价）。有些地方的制度创新还成为高层决心改革开放的参照，这可以看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调整的一种实践过程。

希望以上对宏观经济和制度演化的大背景的这一极简归纳，有助于各位读者理解作者在书中描述的各种现象。

上塘农村的改革，是加快全国农村改革的催化剂，震动江苏，影

响全国,今天来回顾它,反思它,展望它,具有重要的意义。回顾40年来农村改革,起步是惊心动魄的,前进是充满坎坷的,我们所取得的每个成果都是靠奋斗得来的,每一个进步都是靠创新激发而实现的。

许卫国先生是一位立足农村、讲述乡村故事的乡土作家,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农民的文书”。其作品《春到上塘》无疑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缩影。书中记述的当年农村改革的情景,会激起我们锐意进取、继续奋斗的豪情,更会让我们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成就。同时,它也给我们很多启示。各级领导干部,对于群众改革的愿望、创新的精神、追求美好生活的呼声,以什么态度来对待,以什么标准来评判,是衡量我们每一位领导干部政治意识和执政能力的一个基准点。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本集思想性、文学性、纪实性为一体的佳作,也是纪念农村改革开放,颇具特色的力作。

是为序。



目 录

引子 001

还是引子 010

第一章 回首 四十多年前那场“地震” 013

第二章 四十年后的那些改革者 026

一、任孝干 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026

二、张世明 世事分明 030

三、“员外”苏道永 045

四、硬汉任楼甫 062

第三章 四十年后的人和事 068

一、四十年 “艺丐”成明星 068

二、四十年 放牛娃成为医疗专家 072

三、四十年 从南平汪到易北河 076

四、四十年 从打工妹到董事长 080

五、四十年 乡村教师到民间智囊 087

六、四十年 铁木厂成工业园 091

七、四十年 寸草不生的黄土地成日出斗金聚宝盆 094

八、四十年 文明花开黄土地 101

第四章 垫湖人对振兴乡村的贡献	107
一、振兴教育是振兴乡村的关键	108
二、健康卫生是振兴乡村的根本	112
三、文化发展是振兴乡村的动力	115
四、旅游带来振兴乡村的新动力	119
五、垫湖“少帅”周磊	123
第五章 那些与上塘改革四十年有关的外来人士	131
一、大变革时代的领导们	131
二、大变革时代的文人们	137
三、大变革时代上塘人几点可贵的品德	148
四、上塘和垫湖农村改革四十年的再思考	150
第六章 站在垫湖看泗洪的绿水青山	155
一、“绿水青山”的艰苦奋斗与“金山银山”的丰硕成果	156
二、生态旅游成为“金山银山”的又一高峰	162
三、“绿水青山”使生态旅游开发配套建设步伐加快	171
没有结尾	173

引子

欲知那时垫湖，必先知那时上塘；若知那时上塘，还得从那时的泗洪说起。

从有史记录以来，泗洪这片土地就一直处于被历朝历代统治者任意划分的尴尬局面。殷商时期，泗洪境内属徐。西周至春秋末期，因徐都迁入境内而成为徐国政治中心。西汉初属楚，继属彭城、临淮、淮平郡。东汉初遂属东海郡，后又属下邳国。三国时则属魏国下邳郡。到晋时再属临淮，后又从淮陵郡。南北朝时先属淮陵、下邳郡，继属南徐州、东徐州、东楚州等州地，后属高平郡。北周大成元年以后，大体为泗州本州（即泗州直管区）。中华民国建立后，改泗州为泗县，由泗县管辖。民国29年10月（1940年10月），中共皖东北地委和专署（后改为淮北苏皖边区党委和行政公署）建立，先后设置了泗南、泗宿、泗阳、洪泽等敌后抗日根据地边区县。今泗洪县域濉河以南属泗南县，濉河以北属泗宿县，东北部属泗阳县，沿洪泽湖部分乡镇属洪泽县。民国36年6月（1947年6月），泗南县与洪泽县湖西部分合并，建立泗洪县，同年11月撤销，恢复泗南县和洪泽湖管理局建制。从民国38年4月（1949年4月），泗南县、泗宿县的大部分区域及洪泽湖管理局、泗阳县龙集、界集区等地合并，正式建立泗洪县。1955年3月，泗洪县由安徽省宿县专区划归江苏省淮阴专区。1970年属淮阴地区。1983年属淮阴市。1996年8月后又属宿迁市。仅以近一百年的历史看，泗洪一直像一个不断转学、频繁更换班主任和课任老师的学生，想要把成绩搞好需要百倍的努力。

泗洪虽然名字年轻,可是这片土地却有着悠久的历史。说历史,她有 1400 万年前的江淮古猿,有四五万年前的下草湾人,有与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同期的顺山集水稻种植等为“悠久”作证;说气候,她春似昆明,夏如海南,秋像关内,冬若塞外,四季分明,最应天人合一;说地理,她像是祖国母亲的形体,西南岗类似青藏桂渝一带,淮河沿岸与洪泽湖西畔类似江浙沪广一路,西北类似陕甘宁晋部分,东北类似黑吉辽三省。而这些大自然的先天优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并不为老百姓所感受或享受,他们一直处于人间的水深火热、饥寒交迫的“四季分明”的境地,也正是这西高东低的地势,历史上在黄河、淮南北夹攻下,西部丘陵为干旱忧愁,东部平原为水患悲伤;说文化,曾经建都于泗洪境内的徐国“仁义”理念,成为儒家的理论滥觞,见义勇为成为当今泗洪英雄文化而闻名遐迩。泗洪曾经是全国为数不多的抗日革命根据地之一,承载着无上的光荣和沉重的付出。自从 1928 年中国共产党在这里洒下几颗红色的种子,泗洪这片土地上就开出了千万朵革命花朵。泗洪儿女为中国人民的解放献出千万年轻的生命,他们是家庭的支柱,社会的中坚。他们的牺牲,泗洪失去的不仅仅是千万生命,对泗洪后来的发展而言,这是人才的失去,骨干的失去,主力军的失去。

多年来,贫穷落后曾经是泗洪的代名词,赈灾救济曾经是上级领导对泗洪讨论最多的话题。省里领导不知道泗洪的不多,知道的都是因如何改变泗洪一穷二白的面貌而伤透脑筋。曾经在泗洪战斗、生活过的江苏省原副省长、后任江苏省扶贫开发协会会长的陈克天,对泗洪有刻骨铭心的感受。他曾经发誓,泗洪西南岗不脱贫,他死不瞑目!作为当时泗洪县扶贫开发协会秘书长的我,听了浑身战栗,如电击、如雷轰,热血奔涌,热泪盈眶。现在,可以告慰陈老的是,在他老人家逝世之前,泗洪已基本脱贫,如今正阔步走在全面小康的征程上。闻名遐迩的不再是贫穷,而是以“绿水青山”的自信与自觉名闻海内外,走在全国前列的生态、旅游、美酒、水产……泗洪大地已经成为鱼米之乡,人间天堂。



看泗洪 40 多年前的改革壮举,既是无奈,也是必然,同样也应验毛主席那句话: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泗洪的历史不仅悠久,更有光荣。泗洪人民坚韧不拔、忍辱负重、勤劳智慧且慷慨大方、乐于奉献,敢为人先、勇于担当的精神,也必将继续创造出泗洪奇迹、泗洪经验、泗洪模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增添夺目光彩。

泗洪上塘,这个地方多岗丘荒野之地,少平原肥沃之土。其得名源于徐偃王统率 36 国诸侯起兵反周,兵马在此休整时,为了解决数万兵马饮水问题,便在此挖了个约 10 万平方米的大塘。后来,世代为水而苦的人们,则依水而居,在塘的北面不断汇集来自各地的人们,并逐渐形成南北街和东西街的格局,周边部落小村多来此集市贸易。古人以北为上,面南而尊,综合起来,便叫上塘集。借塘起名,也凸显了这里的人们对水的渴求和崇拜。

上塘镇总面积 133.8 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 14.9 万亩,距泗洪县城 18.9 公里。东、北与车门乡、魏营镇接壤,南与峰山乡、天岗湖乡相连,西与安徽省五河县、泗县毗邻。上塘从后汉三国至清代属虹县、虹乡,民国时期属安徽省泗县,1948 年后为泗南县上郑区,1949 年 4 月后属泗洪县,1957 年撤区并乡,1958 年成立上塘人民公社,1983 年恢复上塘乡,1989 年 1 月撤乡建镇。

上塘悠久的历史在本地区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1983 年,天岗湖乡松林庄农民潘茂冲,在离松林庄三里多的上塘镇郑集村东大沟处发现一块古猿下牙床化石,上面还留着三颗牙齿,被视为奇珍异宝。后据考古学家鉴定是古猿化石,距今有 1200 万年历史。这个鉴定结果不仅对研究人、猿的演化提供了新的资料,还使这片土地成为国际公认的“世界化石宝库”。

早在 1961 年冬至 1962 年春,南京博物院考古部在上塘发现了新石器文化遗址。上塘镇西南 8 公里的大周村西部,有高于四周约 5 米,面积约 130 平方米,厚 4 米的文化层,地表分布有红烧土,出土文物有蛋壳黑陶、扁鼎足、红砂陶鬲、兽骨、丽蚌等。在上塘西南向庄西侧有商周时期的莽牛墩遗址,墩呈漫坡状,高出地面 4—5 米,面积

7500 平方米。

由于这里地势起伏，为战争天然屏障，故常为兵家必争之地。商周时期，徐偃王在上塘的天岗湖畔利用自然条件，开挖河道，延伸至远处村庄，为当地老百姓的生活起居、生产劳动提供了方便。徐偃王在窆家冲建都后，还大修官道，建烽火墩，构筑工事，强盛一时。当代考古学家仅在上塘境内就发现了水牛冲、上塘集等多处烽火墩遗址。

始于汉代的孟州城遗址就坐落在现在的上塘镇至向阳湖一带。十里长堤（可能是城垣）平地而起，高达数米，两边却没有因取土而形成的沟河，堪为奇观。千年风雨，沧海桑田，远远望去，遗址依然巍巍。

唐宋时期，孟州城为鼎盛时期，城垣峻整，街衢宏阔，城内酒馆林立，商贾云集。忽必烈多次南侵，孟州城成为军事城堡。1297 年，随着南宋灭亡，孟州城成为一片废墟，留下的只有孟姜女、武松、潘金莲、西门庆、蒋门神和傀儡皇帝刘豫与孟州的故事传说。明代诗人戚理途经孟州城遗址时写下了《过故城》的诗篇：“旧迹名犹在，城根尚蜿蜒。路碑残月日，屋瓦旧人烟。”而如今连这废墟也消失殆尽，全被绿油油的庄稼、一幢幢新房所覆盖。

上塘人民敢为人先、勇于担当的改革创新精神也源于革命老区的熏陶。这里是共产党在皖东北最早的活动地方之一。早在 1928 年，上塘就成立了“牛头会”“棒头会”等农民协会。著名的石梁河农民暴动第一仗就得到上塘农民协会的积极响应，农民暴动队伍首先占领上塘，又从上塘继续向东扩大战果。1940 年 5 月，中共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到皖东北民主抗日根据地视察，途经上塘胡桥，遭到泗县五河日伪军的围追堵截，八路军胡炳云部奋起还击，在上塘人民的有力支持下，激战 8 个小时，打退敌人 6 次进攻，杀伤日伪军 500 多人，刘少奇一行安全转移到洪泽湖畔皖东北抗日根据地中心区。

这片土地也是英雄的摇篮。著名的朱家岗战斗中的“小鬼班”班长周茂松，1921 年出生在上塘镇大傅村小周庄。1942 年冬，日本侵略者分五路合击我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中心区，新四军四师展开了英勇还击。周茂松带领“小鬼班”在新四军九旅 26 团团长罗应怀、政委



李宣化的指挥下，与日寇进行了殊死斗争，献出了年仅 22 岁的宝贵生命。据统计，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上塘先后有 121 名热血男儿光荣献身。

新时代的上塘，同样也是英雄辈出。胡泊，上塘街人，1982 年师范毕业后到双沟镇双南小学当教师。1990 年 7 月 31 日下午，久旱无雨的泗洪县双沟镇陡降暴雨，洪水急速涌向镇西侧振兴桥下游的涵洞。双沟居民龚解放不慎落入水中，胡泊闻讯后，与双沟酒厂职工易保安一同跳入激流中，将在水中挣扎的龚解放救了上来。此时，易保安因刚动过手术不久，体力不支，被洪水卷至洞口，胡泊奋力将他推向岸边。龚解放和易保安得救了，胡泊却不幸被汹涌的洪水卷进了近 1000 米长的涵洞，壮烈牺牲，年仅 32 岁。

上塘是贫穷的，在这贫穷的土地上，艺术之花却历经风寒，傲然开放。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泗州戏表演艺术家李宝琴、李彩凤、李宝凤，以及后起之秀李洪湘等都出生在这片土地上。抗战时期，“李家班子”泗州戏剧团投身抗战，宣传抗日救国，唱遍洪泽湖畔、两淮大地，声震苏豫皖鲁边区。他们演出的《劝夫从军》《送子参军》《血泪仇》等戏，极大地鼓舞了江淮儿女积极参加抗日的情感和勇气，曾受到刘少奇、陈毅、彭雪枫等我党政军领导的大力赞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谭震林副总理等都看过李宝琴他们的演出，给予很高的评价，被誉为“淮河两岸一枝花”，与黄梅戏并列江淮。泗州戏《拾棉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就被拍成了电影，这在当时实属不易，万分难得。

21 世纪伊始，以吹奏花式唢呐而闻名的农民殷三，以书法见长的青年教师李攀，以及有“中国鼓王”之称的吴昌銮等都来自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

上塘有奇人，也有奇物。上塘“贡米”，名叫“青秆粘子”，米粒细长，呈纺锤形，翡翠般透明清亮，煮成粥，粉红粘稠，如琼浆玉脂。传说周代苌弘屈死，徐偃王很感不平，就把苌弘洒在地上的血连同土带回徐国，埋在龙嘴上，后来这地方种的稻子，米就变为碧玉色，米汤则

是桃红色。

清乾隆年间，在南京评选贡品时，泗州秀才李建成受命送上上塘集的青秆粘子米，第一轮评选就胜出，再将上塘青秆粘子米煮熟供专家品尝，最终以色、香、味俱佳而夺得第一名，成为大米中首推贡品。如此好米，过去的老百姓是可望而不可及，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时代，上塘贡米几乎奄奄一息。直到近年以来，上塘贡米才焕发青春，走向五湖四海，进入寻常百姓家。

上塘还有另一特产——上塘大枣，后因发展需要，改名为泗洪大枣。相传西周时，徐偃王出访吴国，品尝吴国红枣，赞不绝口。回国时，他带回 100 棵吴国枣树，此枣树最宜黄土丘陵栽种，故非上塘不可，从此上塘枣树成林。上塘大枣色泽鲜艳，个大核小，皮薄肉厚，香脆甘甜，营养丰富。相传清乾隆皇帝南巡时路过此地，品尝上塘红枣，欣然命笔“枣王”二字，上塘大枣因此驰名京都，被列为贡品。虽然皇帝重视，饱了口福，也并未见起色，也没有给上塘带来多大福祉。直到 1988 年后，上塘大枣才得以枯木逢春，走向四面八方，为全国各地消费者所熟知。

40 多年前，即上世纪 70 年代初，上塘还有很多荒地。黄色的土壤，三日不雨，则张开大口朝天喊渴。一年四季只有一两种生命力顽强的野草在那里寥若晨星，勉强地活着，它们没有童年少年，一出生就衰老枯黄。

1969 年春，一位貌似精神病的花甲老人，整日疯疯癫癫，胡言乱语，他独自一人扛着铁锹和铁锹，来到一片荒地上当起了拓荒者。他靠一己之力开沟、修路、翻土、搭庵棚，不久有绿色出现，再不久，就有了可观的收获。精明的人不久就发现、就怀疑，此人可能是装疯卖傻，目的是想突破生产队的束缚，搞自留地，走私有化道路。真若如此，其行为很危险，批斗是起码的，坐牢是必须的。退一万步说，就算真疯真傻，也不可以放任自流，其示范作用和诱惑，可使正常人眼红，甚至真的疯掉傻掉。因为当年秋天，他收获了足够三个人一年吃的粮食。须知，那时上塘是三个人吃一个人的粮食。当时的上塘农民有“四靠”：



吃粮靠救济供应，用钱靠救济贷款，烧饭靠救济煤炭，穿衣靠救济棉布。这位老人虽然“装疯卖傻”，也被取缔，最终没能继续他对“美好生活”的奋斗。

因为过度贫穷，从1969年到1978年的近十年间，上塘公社石庄大队小郭洼村，竟然没娶过一个新娘，人口出现负增长。一位当年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没有倒下的退伍残疾军人，在那个年代，他的坚强和忍耐，既令人肃然起敬，又令人心痛。家父曾经是当地民政助理，是从事救济工作第一责任人，荣复转退军人更是救济重点。有一段时期他端起饭碗就流泪，我母亲惊慌问原委。原来这位残疾军人总是报喜不报忧，家父每次问他生活怎么样，他总说好得很。家父心里不踏实，有一次搞突然袭击，趁他吃饭时赶到，碗里锅里全是山芋藤和豆角的外壳。

那时的上塘不仅缺粮食，甚至连饮水都困难。这地方满眼丘陵黄土，丘陵难存雨水，庄稼和野草都难扎根，即使扎根也不发达，无植被也无法涵养水分，形成恶性循环。有一次上级领导开会，要求做好防洪排涝工作，要求各家表态。其他公社忧心忡忡，叫苦不迭，上塘领导却说，我们保证百分之百完成任务。这话不知情者听起来会以为是“浮夸风”，知情者会苦笑，会叹息：上塘，哪里来的水?! 想留都留不住!

夏天，有的孩子在逢集时抬一桶水在街上来回吆喝“凉水，凉水，一分钱尽喝”。他们汗流浹背在人群中穿行，口干舌苦也不敢多喝一口。来赶集的人，不到嗓子冒烟不会舍得那一分钱，既然花了一分钱就要喝饱，经常有卖水的孩子开始反悔，喝水人就重复他们的广告词，据理力争，争执不休。

到了冬天，人们就吃靠家近的南平汪里的水。南平汪很大，此汪也叫塘，开挖的年代久远，上塘也在那时因此得名。一年四季，天上地下，污泥浊水，南平汪来者不拒，全部吸收。下过霜，水清了，也不管这边洗尿布那边洗荤腥，离开一点就挑回家吃了。

这南平汪我们那时看，它就是太平洋，深不见底，一望无边。有它

全街就太平，起码有水喝。那年代恐怕还没有“污染”这个词。水很清，可见游鱼的眼睛和鳞片。

南平汪冬天常常干涸，温饱不足的上塘人民没有更好的办法熬过漫漫长夜，那就化悲痛为力量，苦中作乐吧。上塘是著名泗州戏发源地，也是表演艺术家李彩凤的故乡。街上的业余剧团受到她的熏陶，几个人一凑，就是一台戏，生旦净末丑，唱作念打文武场齐全。冬闲无事，就来这里汪底演戏，街上上哪找这样一块平整的空闲地啊。这汪底还背风，还能收住声音。那时没有扩音机，演员若不是声若洪钟或黄鹂，就会被呼啸的西北风和叽叽喳喳的观众声音淹没。没有五彩缤纷的灯光，只有两个马灯，隐约可见台上人物，演员个个光彩照人。

演员都是能人，女孩子都是街上数得着的几个仙女，今晚集中展示，里三层，外三层，里里外外都是人。汽油灯一照，你看她们两腮红得苹果一样呢，辫子是假的吧，都拖到屁股上了。那些适龄青年，超龄光棍，咱当不了演员，当个观众总可以吧。看一看，这一夜就暖和多了。那时很多人家冬天都睡地铺，一床被子几个人盖，身下没有铺被，有席子也不错了。就连我们这“公社干部”家庭，也要睡地铺。睡地铺，又叫“滚草窝”，一个冬季铺草被“滚”成碎末。直到春暖花开，地铺才拆掉卷起，恢复平地。

上塘街西北，离住家户五里地处有一口井叫龙井，传说始于明朝初年，又言开凿于清乾时期，井台宽敞，井面均由青石板铺垫，井栏圈高出地面 50 厘米左右，圈内壁已被井绳磨出几十道深浅不等的痕迹。井深 30 米，井腹 15 米处有一对青石龙头，一大一小，井水甘甜可口，传说常年不竭，不知为什么到我们这年头却常常断流。其实之所以叫传说，都是口口相传，稍不注意就以讹传讹，就算真实的事情最后都会面目皆非。龙井还有另一个传说，是明代开国元勋之一刘伯温率军队所挖。

1969 年冬天，上级派来半机械化打井队到南平汪附近打井。井架竖起来，滑轮升降，绞盘转动，钻杆 3 米一节，不断地往下续，土层不断深入，据说快到流沙层了，人民群众兴奋不已，男女老少天天围在那里